

中华文化背景中的审辩式思维能力测量

谢小庆*

摘 要: 今天,国际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怎样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在教育中如果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可以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记忆和复制的过程。审辩式思维能力不同于分析性推理(analytic reasoning)能力。审辩式思维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指挥棒,我们需要开发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考查一个人能否理解做出不同决策所依赖的不同前提条件和假设,能否理解决策者对所做决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而是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包容别人的真理。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突出优势表现在形式逻辑和分析性推理,那么,东方文化的突出优势则表现为非形式逻辑和审辩式思维。对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也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拓宽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增大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关键词: 审辩式思维 心理测量 考试

* 通信作者: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研究员, e-mail: xiexq@blcu.edu.cn。

一 发展审辩式思维是教育的重要任务

审辩式思维是 critical thinking 的汉语翻译。一些人将之汉译为“批判性思维”。许多人已经发现,这个翻译与英文原意之间存在距离。相比之下,似乎“审辩式思维”的译法更贴切。“维基百科”汉语版采用了这一译法。本文也采用这一译法。

二战以后,一些美国教育学者开始关注发展儿童的审辩式思维。20世纪末,审辩式思维成为美国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

20世纪90年代,鉴于人们关于“何为审辩式思维”问题众说纷纭,美国哲学学会面向哲学和教育领域的专家运用德尔菲方法(Delphi Method)对“何为审辩式思维”问题进行了研究。德尔菲方法又称“专家规定程序调查法”。该方法主要是由调查者拟定调查表,按照既定程序,以函件的方式分别向专家组成员进行征询;而专家组成员又以匿名的方式通过函件提交意见。经过多轮反复征询和反馈,专家组成员的意见逐步趋于集中,最后获得具有较高共识的集体判断结果。该项研究的调查对象包括46名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包含6轮反馈修订。

在 Peter A. Facione 主编的《德尔菲报告——审辩式思维:对以评估和教学为目的的专家共识的说明》(*The Delphi Report—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中,介绍了此项研究的结果,说明了专家们关于审辩式思维的共识:“审辩式思维是有目的的、不断自我调整的判断。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做出判断所依据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和其他必要背景条件的说明。审辩式思维是最基本的探索工具。因此,审辩式思维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是一个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强大资源。审辩式思维并不是‘好思维’的同义语,审辩式思维是无处不在的、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的人类现象。理想的审辩式思维者通常具备下列特质:勤学好问、信息丰富、信赖理智、胸怀开阔、灵活、公正、直面个人偏见、谨慎判断、三思而行、能够理解问题所在、面对复杂事物时头脑清醒、不懈查找相关信息、理性地选择判断标准、专注于探索、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精益求精。为了培养好的审辩式思维者,需要向这个理想的方向努力。审辩式思维的发展包括认知技能和人格气质两个方面,后者不仅是持续钻研的动力,更是理性和民主社会的基础。”(Facione, P. A., 1990)

这项研究的结果认为审辩式思维包括认知 (cognition) 和气质 (dispositions) 两个维度。在认知方面, 包含 6 项核心认知技能和 16 项子技能 (见表 1)。

表 1 审辩式思维的认知技能和子技能

核心认知技能	子技能
1. 解释 (Interpretation)	1.1 归类 (Categorization) 1.2 意义解码 (Decoding Significance) 1.3 意义澄清 (Clarifying Meaning)
2. 分析 (Analysis)	2.1 观点探测 (Examining Ideas) 2.2 论证确认 (Identifying Arguments) 2.3 论证分析 (Analyzing Arguments)
3. 评价 (Evaluation)	3.1 判断评价 (Assessing Claims) 3.2 论证评价 (Assessing Arguments)
4. 推论 (Inference)	4.1 证据查证 (Querying Evidence) 4.2 设想多种可能性 (Conjecturing Alternatives) 4.3 导出结论 (Drawing Conclusions)
5. 阐释 (Explanation)	5.1 说明结果 (Stating Results) 5.2 过程判断 (Justifying Procedures)
6. 自我调整 (Self-Regulation)	6.1 展示论证 (Presenting Arguments) 6.2 自省 (Self-examination) 6.3 自我纠错 (Self-correction)

在气质方面, 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待生活的一般态度方面, 如探究欲、好奇心、视野宽广、真诚、自信、开放心态、尊重他人意见、公正、自省、自我调整等。另一方面表现在面对特定问题的处理方式, 如清晰地界定问题、有条理地处理复杂问题, 全面收集信息、集中注意力于当下、坚韧、认真等。

2002 年以前, 美国的“研究生考试”——GRE 包括言语、数量和分析 (analysis) 三个部分。在 2002 年 10 月推出的新 GRE 中, 原有的分析部分被放弃, 增加了“分析性写作”部分。ETS 官网上对“分析性写作”部分的说明是“这部分测试审辩式思维和分析性写作技能 (Measures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writing skills)。”

2005 年, 美国的“高考”——SAT 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 改革的内容

之一是将原来的“言语”(verbal)部分改为“审辩式阅读”(critical reading)。

美国70%的本科学位由组成美国州立大学联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ASCU)和公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grant Universities, APLU)的520所公立大学颁发。AASCU和APLU为了对高等教育水平进行评估,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水平进行评估,于2006年共同推出了一个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的“自愿问责系统”(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VSA)。VSA为成员院校提供了一个进行高等教育评估的服务平台。在VSA中,定义了4项“核心教育成果”(Core Educational Outcomes):审辩式思维、分析性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阅读和写作。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和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ACT,是ETS在美国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共同承担了为VSA系统评估“核心教育成果”的任务(刘欧,2010)。

伴随网络的发展,获取某种特定知识越来越容易。以往,为了查找某一个资料,我们可能要在图书馆中寻找许多天;今天,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从网络上获取需要的特定知识。今天,重要的已经不是对特定知识的记忆,不是向学生灌输一些特定知识,而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具有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心理特征,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习者的审辩式思维。对此,人们已经形成普遍的共识。

二 审辩式思维能力测验的开发

ETS开发的用于评估“核心教育成果”的测试是“ETS能力透视测试”(ETS Proficiency Profile, EPP)。在ETS官网上,关于EPP的介绍是:“EPP测试一个人在人文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背景下表现在审辩式思维、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能力水平,测试一个人通过学习一般教育课程获得的不同于特定学科知识的学术能力。”EPP分为“标准版”和“简版”。“标准版”测试时间2小时,包含108道题。“简版”测试时间40分钟,包含36道题。

ETS官网上关于审辩式思维能力——“能做”(can do)的描述是:

- 对互相竞争的原因解释进行评价;
- 对事实与假设之间的一致性进行评价;

- 判断特定信息对于论证某一观点的相关性;
- 判断某一主观的解释能否得到特定研究证据的支持;
- 判断某个艺术作品的突出特点和主题;
- 评价某项因果论证过程的适当性;
- 根据研究资料评价研究方法的适当性;
- 发现论证过程中的逻辑漏洞和逻辑矛盾。

ACT 开发的用于评估“核心教育成果”的测试是“大学学术能力评估”(Collegiate Assessment of Academic Proficiency, 简称 CAAP)。在 ACT 的官网上关于 CAAP 的介绍是“CAAP 是 ACT 开发的一个包含全国常模的标准化测试,帮助高等院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评估和评价,对一般教育课程的成效进行评估和评价,以促进学生的学习。”CAAP 被用于为 VSA 系统评价学生表现在审辩式思维和写作方面的学习成果。CAAP 包含阅读、写作技能、短文写作、数学、科学和审辩式思维 6 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测试时间都是 40 分钟。

在 ACT 官网上关于 CAAP 的测试内容介绍中,审辩式思维能力被表述为“对问题进行澄清、分析、评价和进行论证的能力”;关于 CAAP 中的审辩式思维部分的介绍是“审辩式思维测试是一个 40 分钟的测试,包含 30 道题。这部分测试考生对问题进行澄清、分析、评价和进行论证的能力。所谓论证,是一组陈述。其中的一个陈述说明作为结论的主要论断,其他的陈述则对这一论断展开讨论。审辩式思维测试通常包含四段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大学课堂上常常遇到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话题。材料中通常包含一组论证,这些论证支持一个主要的或一般性的结论。材料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包括案例研究、争论、对话、相互交叉的种种观点、统计数据、实验结果、媒体评论等。在每段材料后面,是一组选择题。审辩式思维部分仅仅提供这部分的总成绩,不再提供更细的分测验成绩。审辩式思维测试的内容构成是:论证要素分析 17-21 题,占总题量的 53%-66%;对论证的评价 5-9 题,占总题量的 16%-28%;论证的展开 6 题,占总题量的 19%。”

受国家公务员局委托,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开发了“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Critical Thinking Test, 简称 CTT),考查受测者的审辩式思维能力(谢小庆, 2014)。测试开发课题组认为,审辩式思维能力是一种影响面较广的心理特征,主要影响到一个人对那些需要创造、发明、领导责任的工作岗位的胜任力,以及对那些需要完成复杂思维任务的工作岗位的胜任力。审辩式思维能力不仅是一种表现在认知方面的心理特征,也

是一种个性特征；不仅是一种影响胜任力的智力因素，也是一种非智力因素。

CTT 以纸笔或计算机方式进行测试，包含 50 道客观性选择题，考试时间 75 分钟，可以采用计算机自动阅卷。

CTT 包含 5 种题型，各题均是每题记 2 分，总分 100 分。CTT 仅仅报告总分，对 5 种题型不单独报告分数。试卷构成见表 2。

表 2 CTT 的试卷结构

题型	语料数	题目数	每题分值	总分值	参考时限
题型一	3	3	2	6	5 分钟
题型二	7	7	2	14	10 分钟
题型三	10	10	2	20	15 分钟
题型四	10	10	2	20	15 分钟
题型五	4	20	2	40	30 分钟
总计	34	50	—	100	75 分钟

试卷设计主要借鉴图尔敏的论证模型。在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中，包含了资料 (Datum, D)、必要条件 (Backing, B)、理据 (Warrant, W)、限定 (Qualifier, Q)、反驳 (Rebuttal, R) 和结论 (Claim, C) 6 个基本要素。

论证的基本过程是：资料 (D) 和必要条件 (B) 共同构成了理据 (W)，在接受了反驳 (R) 之后，经过限定 (Q)，使结论 (C) 得以成立。图 1 给出了图尔敏论证的基本模型 (谢小庆, 2013a; 201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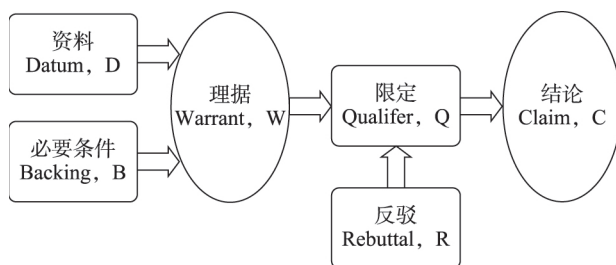


图 1 图尔敏的论证模式

题型一：此题型可以被称为“定势题”。从形式上看，此题型与测试分析性推理能力的阅读理解和演绎推理题型没有明显区别。但是，此题型主要考查考生思维突破“定势”的能力，命题的重点是考查考生能否合理

地对既有观念进行质疑。考生做出正确答案的障碍在于从众的思维定式。那些能够突破思维定式的考生,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回答。

题型二:此题型可以被称为“事实题”,重点考查考生在给定必要条件(B)的条件下,对资料(D)与结论(C)之间关系的评估能力,以及对“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命题提供支持”的判断能力。

题型三:此题型可以被称为“条件题”,重点考查考生能否理解“只有基于一定前提假设之上的事实才能形成理据”,重点在给定事实和结论的情况下,要求考生判断哪些陈述可以属于必要条件,哪些陈述不属于必要条件。

题型四:此题型可以被称为“反驳题”,重点考查考生能否判断哪些反驳需要予以认真对待。每一个命题都可能遇到种种的反驳,其中有些是合理的,需要认真对待,在认真对待的基础上接受或拒绝。如果反驳被接受,就需要对结论进行限定。一些反驳是不合理的,是不必认真对待的。

题型五:此题型被称为“综合题”。此题型为“题组”,包含一段较长的语料,给出一个较复杂的案例情景,通常包含5个问题,综合考查考生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审辩式思维能力。

三 审辩式思维与分析性推理

在美国 AASCU 和 APLU 定义的 4 项“核心教育成果”中的两项是审辩式思维和分析性推理。审辩式思维能力测验开发的关键问题和难点是区分审辩式思维能力和分析性推理能力。

笔者认为,分析性推理主要包含两个部分:①尊重事实,尊重证据,重视事物的客观性;②重视一个命题的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

在分析性推理中包含这样一些要素:①对形式逻辑重要性的认识;②对概念、语言表达的清晰性、准确性的重视;③对客观事实和证据(evidence)的重视;④对真理客观性的理解;⑤重视发现事物的本质属性,重视发现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

分析性推理也可以被称为“科学思维”、“分析性思维”或“理性思维”。分析性推理重视通过对组成事物的各个要素的描述来把握整体,是一种从“组成部分”到整体的认识方式。

笔者认为,审辩式思维主要包含两个部分:①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②价值多元和包容精神。

在审辩式思维中,包含着这样一些要素:①对理性和形式逻辑局限性

的认识; ②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 ③对仅仅事实不足以形成“理据”的理解; ④对真理约定性的理解; ⑤专注于揭示现象之间的联系, 审慎或基本避免提出本质性结论。

审辩式思维也可以被称为“人本思维”、“整体性思维”或“直觉思维”。审辩式思维重视通过把握整体来赋予组成事物的各个要素以意义, 是一种从整体到“组成部分”的认识方式。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知道, 符合形式逻辑是不可突破的“底线”。任何论证都必须符合形式逻辑。但是, 形式逻辑存在局限性。许多时候, 存在多种符合事实和符合形式逻辑的命题。这时, 需要在综合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 第一, 决策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不能基于虚假或虚构的事实; 第二, 决策必须符合形式逻辑, 不能与形式逻辑相冲突, 必须是合理的; 第三, 在符合前两项的基础之上, 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价值取向, 会存在多种可能的决策选项, 这些选项之间的区别不是对 (right) 与错的区别, 也不是合理 (rational or reasonable) 与不合理的区别, 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属于言之成理的 (plausible) 一项。

具有审辩式思维能力的人, 能够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能够理解做出不同判断所依据的不同价值选择, 能够理解做出不同决策所依赖的不同前提条件和假设, 能够理解决策者对自己所做决策应该承担的责任 (谢小庆, 2013c)。

根据具有审辩式思维能力的人的理解, 当我们谈论事物的“本质”的时候, 往往包含着单维、一元的认识倾向。但是,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往往是多维和多元的。审辩式思维是对单维性 (uni-dimension)、主因素 (principal factor)、一元性、线性思维方式的超越, 是一种多维度、多因素、多元、非线性的思维方式。

四 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

20 世纪 60 年代, 笔者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笔者知道, “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大批判”。“文革”10 年中,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多篇社论的标题中都包含“批判”或“大批判”的字样。例如, 《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8 日社论的标题是《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说, “七亿人都是批评家”, 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 认为七亿人都做批评家, 是我国人民群众的

伟大觉醒。

在笔者所理解的审辩式思维中，不仅包含“独立思考”，还包含“价值多元”。笔者认为，具备审辩式思维的人，不轻易相信所谓的“科学真理”，不轻易相信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轻易相信所谓的“普遍人性”。他们不相信唯一的正确答案，不迷信自己关于“大象”的经验，不会为了捍卫自己的一个乌托邦、一个梦想、一个真理去展开“大批判”。他们可以张开双臂拥抱一个多种乌托邦、多种梦想、多种真理、多种答案包容共存的新时代。他们认为“我可以有我的梦想，我的乌托邦，我的真理，我的答案和我关于‘大象’的经验，别人也可以有别人的梦想，别人的乌托邦，别人的真理，别人的答案和别人关于‘大象’的经验。”

在“大批判思维”和“审辩式思维”中，都包含独立思考，都包含怀疑精神。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力图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他人的“谬误”，后者却接受多种真理并存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包容别人的“真理”。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可以理解，对于复杂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常常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对于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能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决出胜负的球赛。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但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但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今天对其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它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既不存在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也不存在符合形式逻辑的唯一的合理的答案，仅仅存在若干个言之成理的答案。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会长期地存在下去。

五 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确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说，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东西方思想家相映生辉的“轴心时代”（axial age）。“轴心文明”中凝聚着人类的核心价值与精神面貌，凝聚着人类最重要的宗教与哲学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内核”，是人类文明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雅斯贝尔斯，1989）。

在当下这个人类思想爆发式增长的时代，东西方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

点,西方长于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和分析性推理,而东方则长于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和审辩式思维。两千年后,东方人才逐渐地学习西方人的分析性推理,而西方人也逐渐悟出东方人的审辩式思维。

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主张“博学、审问、明辨、慎思、笃行”,主张“中庸之为德至矣”,主张“过犹不及”。

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表现在对语言和形式逻辑局限性的认识,其典型代表是《道德经》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认识后来与来自印度的佛教相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支系禅宗。在禅宗的“开口错”“本来无一物”等思想中,也体现了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

哈耶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后期的作品,出版时他已经89岁,反映了他一生思考的结果。这本书第七章的标题是“我们毒化的语言”(OUR POISONED LANGUAGE),集中讨论语言对思想的扭曲。作者将孔子的“言不顺,……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作为这一章的题头语(哈耶克,2000)。可以猜想,作者不熟悉《道德经》。其实,作为这一章的题头语,更合适的是《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

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还表现在多进程、多元、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老庄的“弃智”“绝圣”中,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多元的思想,包含了后来康德思想中非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包含了后来哥德尔在“不完全性定理”和海森堡在“测不准原理”中所体现的非独断论的思维方式。事实上,这种“一元独断”的思维方式至今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领域中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支撑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倾向。

六 审辩式思维与中国的教育改革

今天,中国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学习方法,是深受苏联影响的学习方法。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20世纪以前的“真理-谬误”的非审辩式思维方式。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打击了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性,妨碍了学生审辩式思维能力的发展。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这种陈旧的学习方式,不应再简单地向学生灌输特定的结论,而应小心翼翼地呵护学

习者的好奇心,鼓励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努力保护和激发学习者的创造力,倡导研究性的学习,倡导审辩式论证,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能力,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和复制的过程。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发展审辩式思维能力的重要性。2013年11月20日的《中国科学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批判性思维教育至关重要》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白春礼在中国科学院院长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白春礼院长在致辞中特别强调,在造就创新型人才过程中,批判性思维教育至关重要,他说“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创新型人才,一个有造诣的科研工作者,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国科大应成为国家批判性思维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试验田’。希望国科大……把批判性思维教育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引导同学们善于把大胆质疑与谨慎断言有机结合,大力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真正把自己锻造成国家急需的优秀创新型人才。”

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家长认识到发展审辩式思维的重要性。

七 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将拓宽人类的未来道路

对“轴心时代”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1922年,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在对华进行了大半年的实地考察之后,以“北京大学罗素”的署名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罗素在这本书中对中华文化有一些非常精辟的评论。

“孔子的门徒们发展了他的学说,这是一种纯粹讨论伦理的学说,没有宗教性的独断,因此,也没有发展出一个有权力的教会体系,也不存在对异教徒的迫害。”(Russell. B., 1922)

“我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明显优势在于科学方法;中国文化的明显优势则是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我们希望二者能够逐渐融合。”(Russell. B., 1922)

“我不否认中国人在与西方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但正为此之故,我认为东西方的接触将使双方均获益。他们可以向我们学习那些为了取得实践效率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我们则可以向他们学习某些深邃的智慧,那些使他们避免了诸多古老民族先后衰亡的命运而将自己的文化传延至今的智慧。”(Russell. B., 1922)

“我写此书意在表明，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强过我们。如果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降低到与我们一样的水准，那么，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是不幸。”（Russell. B. ,1922）

“中国追求独立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其自身，而是最终实现西方技术与中国传统美德相融合的第一步。若不能实现这种融合，中国政治独立的价值将大打折扣。”（Russell. B. ,1922）

读着罗素的这些言说，我们一方面折服于罗素的睿智洞见，另一方面感动于罗素博大的人道情怀。

1958年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位重量级学者连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唐君毅，1992）反映了中国学者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宣言》的结束语说“18世纪前的西方曾特别推崇过中国，而19世纪前半的中国亦曾自居上国，以西方为蛮夷。19世纪的后半以至今日，西方人视东方之中国等为落后之民族，而中国人亦自视一切皆不如人。此见天道转圜，丝毫不爽。到了现在，东方与西方到了真正以眼光平等互视对方的时候了。中国文化，现在虽表面混乱一团，过去亦曾光芒万丈。西方文化现在虽精彩夺目，未来毕竟如何，亦尚是问题。这个时候，人类应该共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病、缺点和过失，然后，才能开出人类的新路。”

读到四鸿儒的这段文字，笔者感慨万千。在中华本土文化最低迷、最迷茫的时候，四鸿儒却表现出对中华文化如此的温情与自信，让人尊敬，让人感动。在经过新中国60余年经济建设后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使整个世界感到惊讶的今天，在人类面临资源、环境、文化冲突、核武器威胁等一系列严峻挑战的今天，在人类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感到迷茫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期待，中华传统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将拓宽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将增加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哈耶克，2000，《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欧，2010，《美国核心教育成果为重心的高等教育评估》，《中国考试》第5期。

唐君毅，1992，《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台湾《民主评论》和《再生》1958年元旦号，后被收入《唐君毅全集》（卷四之二，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等多种文集，这里的引文来自网络]。

- 谢小庆, 2014, 《审辩式思维能力及其测量》, 《中国考试》第3期。
- 谢小庆, 2013a, 《测验效度概念的新发展》, 《考试研究》第3期。
- 谢小庆, 2013b, 《效度: 从分数的合理解释到可接受解释》, 《中国考试》第7期。
- 谢小庆, 2013c, 《教育测量: 从数学模型到法学模型》, 《招生考试研究》第3期。
- 雅斯贝尔斯, 1989,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华夏出版社。
- Facione, P. A. , (1990) . *The Delphi Report——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 Th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 Russell. B. , (1922) . *The Problem of China* ,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London.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in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Xie Xiaoqing

Abstract: Critical think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reativity of a person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key competence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is an essential goal in modern schoo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we have to make some change in learning ,change learning from a process of remembering some specific knowledge to a process of exploring and finding.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tests (CTT) will prompt the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efforts in developing CTT in China and discussed the critical thinking elements embedded in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Key word: critical thinking; test; assessment

(责任编辑: 杨阳)